

〔台湾〕杨子崴 著

歌坛传奇录

海峡文艺出版社



歌坛传奇录

〔台湾〕杨子崴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独家版权 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及同业：

本社近期推出的台湾作家杨子威所著的作品，已经签约获得印制发行中文简体横排本的授权。并已经有关部门鉴证。

敬请读者及同业体谅本社尊重版权的诚意；也敬告同业，请勿在本社已取得的授权期内印制发行该作品，以免引起诉讼。

歌坛传奇录

杨子威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下洋新泉路 6 号 邮编:365001)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 印张 130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34-835-9

I·730 定价:7.3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看透尘世

——杨子崴其人其书

宦牧

闻杨子崴先生大名久矣。真正有缘见面，还是在两年前福州的东湖宾馆。杨子崴先生年六十有三，看上去却是五十出头的样子，健壮却不见发福，洒脱而富有涵养。他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一副典型的资深记者作家模样。晤间，他语气硬朗，谈锋甚健，配上那对犀利的眼眸，仿佛世间万事玄机便能一语道破、一眼看穿。这使人联想到他的百部小说——那是一长卷台湾现代社会的画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合之际所衍生的社会百态的缩影。

二十多年前，台湾新闻界活跃着“四大快手”名记者，杨子崴先生便是打头之人，当时他是《中国时报》里的社会新闻版主将。如今年过六旬的杨子崴依然下笔如电、入木三分，只是做出的文章愈见老辣罢了。与其余名记者不同的是，杨子崴不仅采写新闻，同时还创作百部小说，成为台湾社会通俗小说界的盟主。而且这顶桂冠至今未有人能够载走。

杨子崴的社会通俗小说在台湾享有盛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数量多，他的作品人物命运曲折，故事一波三折，更

重要的是他最贴近社会的最低层，他的笔触伸向寻常人看不见的各个阴暗角落，他同每一个遭遇悲惨命运的人物同呼吸共患难，并以此来惊世、醒世、警世。社会生活的主流和非主流、黑道和白道、见人和避人的悲喜剧在他笔下溶为一体，形成了对台湾社会的深刻认识。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对新闻舆论的控制是相当严格的，以至许多研究台湾社会的外国学者常常是通过杨子崑先生的社会通俗小说来认识真正的台湾。

传统的小说理论是把塑造人物放在第一位的，但杨子崑小说的人物并不是刻意塑造而成的，他的人物是活的，就在你的身边，是生活的自然显现。杨子崑对生活的表现是直截了当的，这从他的书名中就可以看到。诸如：《太妹与舞女》、《如夫人的悲剧》、《地下钱庄》、《落翅子》、《可爱的发姐》、《多嫁夫人》、《断指老》等等，一眼看去就明白他写什么，他绝不回避任何严峻的社会问题，他以通白晓畅而又富于同情心和人格精神的文笔来展现社会面貌，为无辜的小人物呼吁。他的小说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激发了同胞们的向善和怜悯之心。一位大学教授曾写信给他说：“由于你的小说，我的女儿幡然改善，不再和那些外边混的女孩在一起了。”还有一些风尘女子看了杨子崑的小说，重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连杨子崑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小说会有如此立竿见影的社会效益。

当然，更多的读者是冲着杨子崑小说的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而来的。他们能在杨子崑的小说中体验到种种不同的人生：那位美丽而高贵的留守夫人是如何染上毒瘾的；打工仔的血汗钱如何“自愿”地变成黑庄主的嫖款；在一夫一妻的法律制度下为妾的酸甜苦辣；不可一世的太子太妹们飚车之后的惨

痛；而可爱的发姐如何斩客又如何被斩……这些故事是如此真实，以至读者们可以立即指证身边的某人就是那个主人公。杨子崴的小说没有丝毫的说教，只有人物和命运。生活中那许许多多的漩涡和暗流，在使人触目惊心的同时，也深感到了改良社会这一人类永恒的使命。

海峡文艺出版社此次推出了一辑六种杨子崴先生的代表作，是他们全面介绍台湾文学又一重大举措。杨子崴先生的代表作在大陆第一次面世便得以隆重典礼，是出于海内外读者对他的推崇和重视。海峡文艺出版社是中国大陆首家介绍台湾文学、首家反映台湾文学全貌的严谨出版机构。台湾的乡土文学与现代文学、陈映真与白先勇、琼瑶与三毛、龙应台与席慕蓉之席卷大陆，无不滥觞于海峡文艺出版社。今次推出的杨子崴社会通俗小说系列第一辑，相信会在中国大陆的读者之中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回响。

杨子崴先生的作品在大陆出版还别有一层积极意义。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成员，大陆与台湾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同根，共同继承炎黄文化。改革开放十几年，大陆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毋庸讳言，杨子崴先生笔下的社会形态在今日大陆已然历历在目，大陆读者阅之当会感觉惊心动魄的现世时态，当会感到一种警醒和悲凉，当会为清扫丑恶现象而奋斗不息。炎黄子孙是否均要经此劫数磨难？中华文明何日能涤尽隐污暗垢？这便是建设两个文明的紧迫性了。温州的倒会事件、娱乐场所的“三陪”现象、傍大款和假冒伪劣……这一切令杨子崴笔下的社会百态为大陆读者感同身

受。因此，中国人不妨可视杨子崴的作品为当代的“三言两拍”。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不粉饰、不规避、直面人生是文豪鲁迅所一贯倡导的，以此作为规矩，杨子崴先生的作品体现了相承相因的民族精神。

杨子崴是个大忙人，即便在六十有五的今天他仍然笔耕不辍。他仍然卷入每一股社会潜流，以他看穿尘世的犀利目光提取和鞭达国民劣根。他的热忱和洒脱是令人钦佩的。他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当年他结婚的时候，他没有手表，没有房子，甚至连身份证都不知在哪儿。问他手表哪里去了，他淡淡地答道：为朋友进了当铺。他写的书留在家里的，东一本西一部，都被朋友要了去，以至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向他索取书稿时，他只能到台湾的各个租书摊里搜寻，以应付差事。如今，找寻自己的作品成了他最为头痛的事。

杨子崴的作品有多部在台湾已经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了。当海峡文艺出版社准备系统地介绍他的小说的时候，大陆影视界也开始关注他的影视作品了。作为台湾新闻、出版、影视界长盛不衰的热点人物，杨子崴也势必成为大陆读者、观众所关注的焦点人物。

歌坛传奇录

一位作曲家对我说，如今歌坛领有歌星证的歌手，何止万人？因此歌坛的竞争，异常激烈，各种手腕真是千奇百怪。因为只要有朝一日成了名，那就飞上枝头成凤凰，日进斗金了。大牌歌星做秀，一天获得三、五万元的报酬不算稀奇。当然，能够成为名歌星，她应该有天生的好嗓子，而且有姣好的容貌，表演的天才，再加上运气才成。

可是，也有些走邪门歪道的，她会施出浑身解数，不惜制造种种丑闻，以打知名度。

有些则以歌星的名义到国外捞世界，成为淘金女郎，种种丑事，不足为外人道。

这位作曲家说，有些做母亲的，望女成凤之心过切，硬是驱使女儿走上邪路，最后却弄得后悔都来不及。这位作曲家向我说出几十个歌星的故事，可以警惕人心，自然，她们的名字都已改换成假的了，不过却保留真实的故事。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作曲家蓝斯在一家咖啡馆等候一位歌星和她的妈妈。

那妈妈，比她女儿打扮得更时髦，手上钻戒耀耀生光。她

一见到蓝斯就说：“昨天我在家里自己下厨烧了好多菜，蓝斯先生怎么不赏脸呢？”

蓝斯一向拙于言词，他的朋友柳先生就解释说：“蓝斯兄昨夜在家中赶作曲子，赶着要交稿，实在走不开。”柳先生接着又笑道：“蓝斯兄一向不收学生的；不过，碰上我他可没辙，我说金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女儿蓝斯兄怎能不照顾呢？”

金太太笑道：“柳先生为我们的世交，我女儿有幸能拜在蓝斯先生门下，那是太好了！”

蓝斯却赶快把话转到正题上道：“这家咖啡厅有钢琴，也可以唱歌，金小姐能不能先唱一段给我听听？”

那位金小姐看来妩媚多姿，但是要她唱歌，却如同赶鸭子上架。

金小姐听说要当场考试，心中有点不高兴，但她还是勉强地上了台，唱了两首歌，蓝斯听了已紧皱了眉头。

金太太看蓝斯反应不大好，乃道：“我女儿昨夜喝了太多的酒，也睡得太晚，所以……”

柳先生也在旁帮着道：“不错，小金今天的歌没能唱出水准，乃是昨夜酒喝得太多。”

蓝斯一直没有吭声，他心想，金小姐连歌曲的拍子都摸不清楚，哪够资格谈唱歌？其他什么咬字、运腔更不必谈了。

蓝斯想，她唯一可取之处，便是她的声音有点低沉，如果肯苦练、苦学，还可以发挥这一长处。

因此蓝斯笑道：“金小姐也许可以走走白光的路子，不过要多下工夫。”

金太太听到白光二字，眼前就涌起一道万丈的白光。她心

想，那白光当年曾风靡了多少人呀！女儿就算成了半个白光也不错呀！

“不过……”蓝斯沉吟了一会又道：“如果真的想学唱歌，我觉得应该从头学起，也就是从发音开始。”

这话可使金太太有点不高兴了。因为在她心中，女儿应该已是颗“星”了，只要名师指点一二便会红遍歌坛了，怎么还要从头调整嘴型训练起呢？

不管金太太如何不悦，但是蓝斯坚持如此，否则免谈。

金太太不服输地说：“上次电视台找我女儿上台亮相，她还不去呢！就以今天来说，她试唱两首歌，在座的客人都纷纷叫好！”

这嘛，柳先生和金太太心中都明白，那是为了使蓝斯获得好印象，金太太事先找了一些朋友在咖啡厅中作啦啦队鼓掌的。

蓝斯道：“如果她真的要学歌，必须经过这些过程，如果只是想混混嘛，那么不必再学，就这样也可以一曲走天涯了。”

“好吧，明天就到府上学歌，今天我请吃晚饭。”柳先生连忙将话岔开去。

蓝斯笑道：“免了！”因为他对这种应酬，毫无兴趣。

作曲家蓝斯态度虽然很冷淡，可是金太太却对蓝斯寄予莫大的希望。因为她知道蓝斯和电视台以及各大歌厅都相当熟识，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所以第二天她又大包小包地带了不少礼物到蓝斯家拜访。蓝斯真是啼笑皆非。他是个不善高调，更不惯于拉拉扯扯的，推拒再三，只好勉强地收下来。

金太太笑道：“只要你能包我女儿窜红歌坛，将来会有厚报的，我要送你一部轿车。”

蓝斯苦笑道：“你是不是想送部火柴盒汽车给我？”

“我决不会打诳语。只要我女儿能和张俐敏、陈兰丽那么红，我说话算话。”

蓝斯却摇头道：“我现在只有一个希望。”

“什么希望？”

“先教会你女儿读谱和发音。至于她是否能窜红，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蓝斯原希望这番话能使金太太为之气馁的，但是金太太知道，只要在蓝斯这里学一个月，就可以打着蓝斯学生的招牌到外边闯世界了；何况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说不定她宝贝女儿还是个可造之材哩！

因此金小姐第二天就上课了。

蓝斯闻到她满嘴酒气，又见她不时地拿起香烟来抽，的确很冒火，但是既然看在柳先生的面子，不得不耐着性子好好教她。

金小姐对苦着脸的蓝斯老师又怕又厌。因为他不苟言笑，一直在认真地教导她。

金小姐在想，这位作曲家怎么一点也不解风情，她向他搔首弄姿，眼波传情，他好像瞎子一样，视而不见。她想她妈说的不错，蓝斯虽是个作曲家，却一点罗曼蒂克的气氛也没有，真扫兴！

蓝斯教课很严格，不许迟到早退，金小姐每次进了这个门感到怯怯的。

金小姐战战兢兢上了一个月的课，她的歌艺显然有了进步。不再唱得荒腔走板，教人听了难过。但是蓝斯却认为她绝不是“栋梁”之材。蓝斯以为，一个歌星最重要的是先天条件要好，还要努力苦练，他认为金小姐再训练下去也只能如此了，乃决定提前结业。

而金太太对这些并不在意，因为有了“蓝斯”这块招牌，到歌唱圈子里必然吃香的。

有家歌厅以为金小姐既然是蓝斯的高足，便慕名前来礼聘她为驻唱歌星。上台那一天很风光，花篮多得一直排到马路边上，可是风评并不好。听歌的老歌迷，现在耳朵都精了，他们听熟了许多名歌唱，你有一点差错，都逃不过他们的耳朵，于是金小姐只能做垫底歌星。

歌厅是最现实不过的，如果你漏了气，老板和后台妈妈的脸孔就会对你绷得紧紧的。这一次差一点碍了蓝斯的招牌，后台张妈妈就寒着脸道：“蓝斯门下怎么会出这么一个蹩脚学生？”

那位经理因为看在金太太厚币的份上，乃帮着道：“还过得去，虽然不能挑大梁，唱开场应该是可以的。”

老板也只好点点头道：“这丫头卖相还不错。”

原来在歌厅中，有两种歌星最倒楣，第一种是为大牌歌星垫底的，比如哪位大牌歌星迟到了，便指定她上台垫底，这垫底歌星每天扮得花枝招展坐在那里等，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没有献唱的机会，碰着因为交通阻塞或者大牌歌星耍性格时，她就可以到台上亮相了。

那第二种是唱开场的歌星，由于刚刚开场，观众不多，唱

得好不好都不影响生意。

现在算是面子不小了，歌厅决定由金小姐唱开场。

反正金太太认为她女儿能够进这家大歌厅已是托天之福了。

金小姐在歌厅的第一阶段，的确受了许多窝囊气，那些大牌歌星连正眼也不看她，而且歌厅后台不大，连化妆的地方也没有；一般中、大牌歌星都拥有自己的化妆台。她几乎变成了歌厅里的游魂，到处走来走去。有两位大牌歌星看她走来走去，还看不顺眼。

金太太知道人在矮墙下，不得不低头，一再叮嘱女儿千万不能和人翻脸。

于是她去打听行情，原来，歌星要想在歌厅中站稳脚步，第一要和乐队搞好公共关系，否则一切免谈。金太太知道乐队赵领班喜欢抽三五牌香烟，于是第二天请他上馆子好好吃了一顿，又送上两条洋烟。

那赵领班开口了：“你女儿的歌不该向蓝斯先生学。”

“为什么？”

“因为蓝斯先生教得太正统了，这年头太正统的歌反而不吃香。比如那些艺术歌曲有几个人欣赏呀？蓝斯先生当然名气大，但他本人对流行歌曲也抹上了艺术歌曲的色彩，所以就不够大众化了。而且你女儿上台太正经，现在早不流行了。现在的唱歌需要搔首弄姿，卖弄风情，这就是所谓的动作派。若是站在那里像僵尸，怎么行呢？你小姐应该是风情万种的人，为什么作淑女打扮呢？再说，蓝斯教歌也没有能把握她的长处，这两天我都在注意听你女儿的歌……”

这似乎点中了金太太的心窍，颇有相逢太晚之感。于是她问道：“我那宝贝女儿的长处在哪里？”

“老实说，她的歌不怎么样，唯一的长处是低沉而带磁性，应该从这方面去发挥她的嗓音。”

“这如何训练呢？”

赵领班沉吟了一会道：“这样罢，由我来训练她，三个星期之后，以另外一种姿态出现，保险你名成利就。”

这可使金太太对这位乐队领班另眼相看，把他看成了会魔法术的活神仙。

三个星期之后，金小姐起了一个“金艳文”的艺名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她在台上跳狄斯可舞，锣鼓、喇叭齐鸣，掩盖了她的歌声，麦克风前只发出她歇斯底里的嘶叫，好像一只猫儿被鞭打的哀鸣。

她穿着透明露背装，脚下一双大马靴踩得地板嘭嘭响。在闪耀的霓虹灯下，她可算得上摄人心魂了。

大家不断地叫好，吹口哨，一曲方罢，掌声如雷……。

当她下台时虽然满身大汗淋淋，可是她心里有数，她已唱出了一个光明的世界。

从此身价不同，后台妈妈也笑容满面地为她递上一条冰毛巾，后台主任并为她点火燃烟，这是只有大牌歌星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她在想，这个世界怎么突然由忧愁变为快乐了呢？她一下子成为众人宠爱的天使，她有些受宠若惊。

那位后台主任说：“我们老板明天中午请你吃饭。”

她真的没想到，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太意外太意外了。

后台主任又笑道：“我们歌厅除了一两位大牌之外，很少会得到那么多掌声的。”

金艳文自己也觉得奇怪，乃悄悄地对妈妈道：“是不是妈花了钱雇了啦啦队？”

“这一次没有呀！”金太太也感到很意外。

一切当然要归功于乐队领班赵先生了。

过了几天，赵先生手腕上多了一个劳力士表，不要问是谁送的，谁都猜得到。

从此，金小姐的楣运一扫而空，在她前面的，是一片光明。

赵领班笑呵呵地向金太太道：“这次算是走对了路子，要是和蓝斯学，那才倒了八辈子楣呢！”

金太太笑道：“我早就知道我女儿有天份，但是没有赵老师指点，她就没法飞上天了。”

赵领班笑道：“有些听众看到你女儿在台上的嘤功就给迷住了，你女儿实在有高招，媚眼一飞，人们便只顾得用眼睛看了，哪记得自己还有耳朵呀？”

“那么，我女儿的歌呢？”金太太有点失望。

“她不是很受欢迎吗？她声音沙哑有磁力，把人的心弦都叫动了。不管怎么说，她已唱出她独特的风格。你看，过去看不起她的人，现在不是都对她们另眼相看了么？她在歌坛上已掀起一阵风……。”

这些话使金太太很高兴，她想到以前，她女儿像是后台的点缀品，现在总算磨出头来，所以她脸上映现着笑容道：“这一切还不是你的功劳。”

“但是……”赵领班欲言又止。

“但是什么？”

“但是，一个歌星要能家喻户晓，还得要上电视，要不断的上电视，这样才能打出知名度，将来不管国内国外做秀，才能罩得住。这年头，大牌歌星做秀一天就是三、五万元呀！”

金太太对女儿上电视打知名度，自然十分热衷，因此她说：“电视公司我都不熟悉，这一切还仰仗赵先生喽！”

赵领班眼珠骨碌一阵转道：“不瞒金太太说，如今歌星上万，电视公司亦有星满之患。我们不如自己在电视上开辟一个节目，专捧你家的小姐，这样她可以很快就窜红。”

金太太沉吟了一会道：“这可以考虑。”

在赵领班怂恿之下，他们就向电视台接洽开了一个综艺节目，但是电视公司的主管人员却很认真地说：“按照我们的规定，要先听听金艳文小姐的歌，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当然要培植这位新秀；如果不行，就是广告费出得再多，我们也无法帮忙。明天就请金艳文小姐到电视台来试唱一下。”

金太太听了有些不高兴，因为她女儿在歌厅里那样轰动，已有点小名气，到电视台来居然还要试唱？！

因此她说：“我女儿不是没上过电视呀！”

“那只是偶然在电视上亮一下相，如今你们的想法是要她在整个的节目中担大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呀！”

金艳文在试唱时，她的动作派表演，使那位制作人认为是一绝。她又叫又扭，怪态百出，全身颤动，很像一条发了疯的野猫。

那位制作人微笑道：“金艳文小姐果然另有一功，和她以前上电视完全两样，值得一捧。”

金太太觉得这位制作人果然有眼光。

但是节目部方面却有意见，认为她表演的形象太野，不符合电视节目革新之道，因此将制作人的计划束之高阁。

但是制作人不慌不忙地对金太太说：“像夏铃铃那样罩得住的红星还曾经放在冰箱内冷冻多年，你不必灰心，我会为你力争的。”

“那我们还是回到歌厅唱歌吧！”金太太冷笑道：“况且，电视台又不止一家。”

那位制作人只好陪着笑脸道：“金太太，节目部已答应金艳文可以在其他综艺节目中演出了，而且还可能签为基本歌星，有些事情需要慢慢的来，多年媳妇才能熬成婆呀！这不是一天就可以名成利就的。何况，如果节目由你们包去，这广告费就够麻烦了，那么多档广告，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制作人这番话语重心长，金太太也觉得大有道理，于是金艳文果然在电视上不断地亮相。当她的启蒙老师蓝斯看到她唱歌时又吼又叫的模样，脊背上猛起鸡皮疙瘩，暗叫一声惭愧：怎么他的名下会有这种学生呢？

有道是，会看戏的看门道，不会看戏的凑热闹。世上不会看戏的，仍然占多数，所以金艳文竟然在电视上窜红起来。而在歌厅中更是红得发紫，因为她每次唱歌都好像有鬼神附身似的，那声音像是呻吟，又像是呼号，鼓声、喇叭声更在旁高声助威，唱到最后，她的整个身子都会倒在台上作断气状。这时台下便会掀起一阵震天价响的掌声，观众如痴如醉。

由此她成了“晕倒歌星”，唱到最后一曲总是晕倒在地上呻吟着……